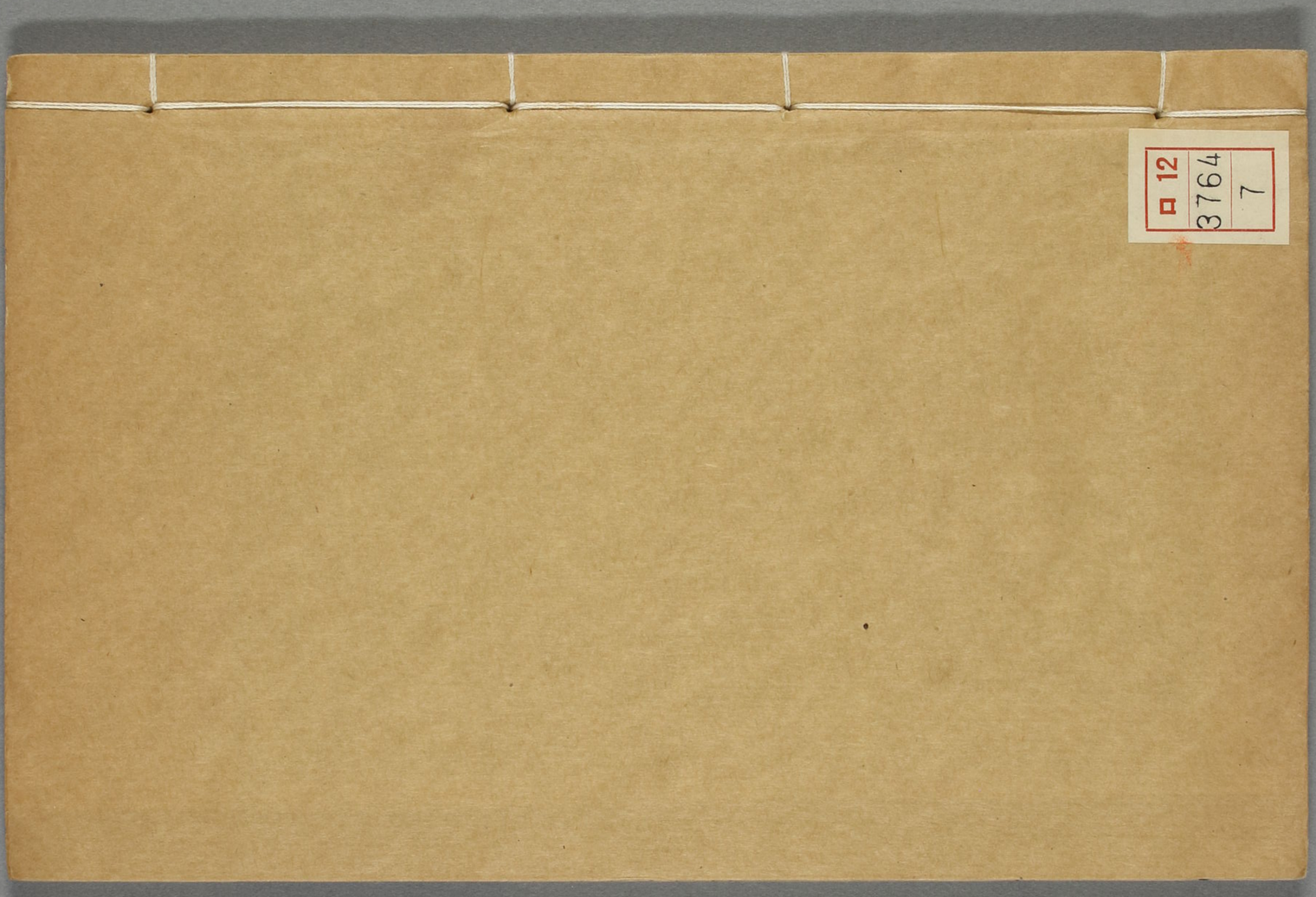

□ 12
3764
7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四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爲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實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

D12
3764
7

木下申也氏
1991.4
寄贈

91-40

譌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卽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曰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爲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余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國策韓陽曰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豈亦追書乎余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曰知錄者遽謂戰國眞有太守稱亦不善于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開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稱公孫黑子皙曰上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駟氏帶爲之安得復有一卿以位黑黑得爲卿者蓋後六月丁巳強與於六卿之盟子產弗討遂以爲卿以至明年秋被殺亦書于經當子產數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皙宜何官曰子產稱子皙貴於孃大夫子南則亞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爲亞字之譌然此等誤稱左氏煞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
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下當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國別有上大夫未遂爲卿與周
禮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諸侯之上夫夫卿是本周禮次國
之上卿一段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制變至春秋
已大不侔而會稡成一書者何哉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上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下卿上大夫
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
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
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
蓋亞大夫卽中大夫嬖大夫卽下大夫也則大夫等亦有三

然則前所云上大夫卽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盡主一
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注
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此乃史家之文
非當日之實稱請更證以一事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
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
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子平公定公反改稱伯
父當其伯父也幷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
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盡一處
亦未必盡得當時之眞云
又按史記周書竝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
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保保其身體始

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
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云韓初封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
眾爲築城余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在成王之世聃季
爲司空衞康叔封聃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爲之哉疑
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余曰肅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
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此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
竦也又錯認且朱子以築城爲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
以時爲冢宰朱子以司空爲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
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
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爲忌己亦不以爲嫌往而輒能成功還
報天子後世幾此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
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
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謬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
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
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爲高宗祭成
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
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已
爲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
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

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於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于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爲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几晚出書之以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祖甲卽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爲何人常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爲確論僞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爲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肅錯解申月而禫爲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卽吉故撰

於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祗尊厥德伊尹乃明言烈祖以訓于王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伊尹作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祼于先王咸有一德伊尹作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祼于先王肆嗣王丕承厥

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后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卽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敘事爲議論其誤如此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後我凡三見斷爲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僞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乎

又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爲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嘗謂鶴脛不得不長鳧脛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鑑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於字句閒闕損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資嗤噱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余曰此原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爲之若眞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氏原文耳

又按余嘗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何況僞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徵其義余曰論語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

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眾言淆亂折諸聖未聞折諸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中庸又一時言之故不同觀竝提三代與僅論二代者亦不同余曰年有蚤暮識有淺深論因有定否此豈所論于聖人乎杞用夷禮見魯僖公時出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戴公當周宣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得頌之全本旋復遭放失孔子習詩不及半矣尚得謂載論語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載中庸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獻存焉者耶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茲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爲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僞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勵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徵意特比杞差勝耳余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無所存者乎大抵當時列國文獻惟魯爲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徵或曰二國俱不足徵孔子于何處考訂而能言之雙峯饒氏有云聖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餘亦信然乎余曰此最無稽

之說也聞一知十自就義理言若世遠言湮典文殘缺雖聖
人亦不能臆爲說矣孔子嘗問禮於老聃曾子問一則曰吾
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其所述夏后氏之禮殷人之
禮必備講學於老聃而不僅如今之寥寥者然則孔子亦何
俟杞宋存焉而後能言其先王之制與

第五十二

吾嘗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蓋紂之惡甚於
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臣正紀其實處曰于湯有
光非誇也僞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于口中試思
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于父之前而于商先王使侈然自
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
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
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于其曰試思紂有億兆夷人亦有
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蓑弘引太誓語也論語引之即
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出
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自語抵牾至此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張霸百兩篇史稱其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竊以晚出
書亦然其二十五篇無一語與書序相違左氏引逸書復掇
拾殆盡然亦有不必掇拾而掇拾之露破綻出者昭二十四
年蓑弘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

繫蓑弘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太誓乎卽另出一篇亦應先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左氏引書之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爲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編其辭爲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滅卻無限風致自擬爲古祇增其拙予嘗以四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馮河蕩之詩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閟宮之詩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角弓之詩綽綽有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一經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鎔鑄而成無補綴之迹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與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粤若第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晦出武成始載考召誥篇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篇先

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于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敘事之密如此

又按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葢連望日而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茲例謂望爲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又按余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竊王非眞漢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卽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禮於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又按三年之喪謂祥禫間月者鄭學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學之徒王學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則

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閒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於十二月乙巳杜氏推厤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議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茲義宗之者尤盛於魏晉閒若孔傳者殆亦魏晉閒王學之徒也哉

又按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爲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幷書朔朏絕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

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爲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冢竹書紀年此書今不傳傳者贋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及考魏世家裴駰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畧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齊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先儒已歷歷辨析尤莫善於鄱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其破的如此胡傳既非則蔡傳以泰誓春爲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氏之說亦有據非也紀年爲魏史記魏出于晉當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註出但未補明一句曰于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憶已未酉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

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
卽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正疆以周索魯
衞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爲語塞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子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
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
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
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
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
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
肹伐我東鄙九月秦衞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

攻衞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
秋曷異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數條竊恐考有
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第五十五

余向謂作僞書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信人之聽聞然苟精心
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不獨晉于所引三語也今且見漢
書矣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晉閒作書者似
以此爲逸書之文於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竄入之曰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
年丕天之大律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蓋僞泰誓唐代尚存故
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僞泰誓爲足信乎不應爲晚出書遂廢

以僞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晚出書復與之同蓋魏晉間此人正以鄙薄僞泰誓不加熟習故不覺已之所撰釐革之未盡耳

按盛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經世編亦有分明現露破綻之論是襄公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叔子曰此輿人如今一二無賴秀才出沒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輿人卻口中便露出造謡人本色細看他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語余謂叔子祇緣今文書有周公稱孺子者七遂認孺子之稱爲眞叔父之於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稱人多以年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初不計其爵亦見古人

質處禮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氏註爲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故晉有小子侯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其稱尤屬不易豈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沖子曰小子與孺子何異而召公不嘗亦稱沖子乎豈叔父乎通鑑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豈莽亦叔父乎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今叔子經解若此豈得謂其地素通古學哉

又按僞泰誓仍有釐革未盡者曰自絕于天見史記周本紀漢書谷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呂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又按漢書平當傳當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呂永年視郊祀志少末一語刑法志多首一語雖引法各異要爲

僞泰誓辭無疑

又按僞泰誓不獨唐師古得知章懷太子賢於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注亦知

第五十六

又余向謂文有承譌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眞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註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腳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尙易僞爲喜實難故象曰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爲傳神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幷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此尙可謂之識字也乎歷千載人亦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僞作者噫余蓋不敢深言矣

按廣韻云陶喜也辭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惟魏晉開孔安國書傳出始云鬱陶哀思也然其誤亦有自來王逸註九辯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此一章上云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懣語若果鬱陶爲哀思則應正接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閽梁閉而不通仍復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鬱之一字遂并誤解鬱陶至選詩謝靈運嚶鳴以悅豫憂居猶鬱陶謝玄暉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文通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皆沿王注之誤而誤詞人之學固無庸多責耳又按楚辭十七卷有曰鬱邑曰鬱結曰鬱鬱曰怫鬱曰紆鬱者皆解憂也惟鬱陶字不可一例解王逸固善訓亦偶失之殆亦昔人所謂卿讀爾雅未熟者與

又按謂誤解鬱陶斷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紀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尋其文義似亦認鬱陶爲憂何則上文明著不懌字又倒其語爲我思舜正鬱陶宛然辭與色一豈得以喜也解之乎宋倪思謂史遷好易經文務趣平易體固應爾然因易而失其意甚與本事背馳者不可勝計於是輯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以行世誠有以哉

又按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使發俄爾則鬱陶未暢

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胥云陶懷喜未暢意也
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
之也此解陶字尚詳及鬱陶然則鬱陶之非哀思益勿問矣
又按孟子集注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不得伸可
解鬱字若思與陶字何涉而乃作注腳乎予嘗謂古來相傳
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
又按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盧疑其依託而郭璞註卻眞
但注自謂據爾雅以正方言然亦有忘卻爾雅處如鬱陶爲
喜與方言所云鬱悠思也本別義璞乃註鬱悠猶鬱陶也何
與幾令人疑非出璞手
又按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以爲補爾雅未備曰陶喜也憂

也從來訓義之反覆用之者惟以臭爲香亂爲治擾爲安苦
爲快未聞以喜爲憂如陶字此訓義竊恐亦因王注而誤大
抵魏時已然如曹子桓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
來思君不敢忘正同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爲哀思殆無
足怪者五子之歌託三代以上人所撰不應不識字乃爾
第五十七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
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皐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定評也當舜問
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皐陶則可知也已
矣胡舜欲薦禹於天禹契諄諄然皐陶是讓而并不復及稷契
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

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魏駰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速禹之世卽降而遷書亦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天下有浸浸然歸於夏之勢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僞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皐陶而不知與當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

按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爲是孔疏卽從袁宇曲爲說吾無取嘗熟顧大韶仲恭謂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證者爲益不小其此類之謂乎然予觀祭法卻又是取展禽語刪潤竄置之以成篇特筆力高可列爲經然閒小有不及處亦不可不參攷

又按作大禹謨者以舜將薦禹於天斷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載最爲巧合蓋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今文堯典文也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載攝位者須始正月元日而禪位者又必于前一年有辭後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見其顯合堯典而不知巧在陰用孟子而人弗覺但欠卻稷契一讓遂來予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又按蔡傳于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年三十二明年居攝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十遭堯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耳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時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載年已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此於三十在位頗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數之以迄居喪蓋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以聽於冢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無所爲者乎故曰通二十年乃卽帝位若歷試三載當在徵庸句之內或曰如此又於兩三十字不合余曰此敘舜之歷年非計舜壽數也既曰徵庸矣自包有歷試在內若必以歷試與居攝合數又三十一載亦於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堯三年之喪地耶抑竟忘此歲月耶蔡氏聞之亦應啞然自笑也

又按舜生三十徵庸一節爲今文堯典通篇大結束自朕在位七十載至舜讓于德弗嗣皆結於三十徵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遏密八音皆結於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皆結於五十載陟方乃死一句余因益悟晚出書彊析爲二篇之非又悟中庸集註舜年百有十歲亦少卻居喪二載又悟金氏前編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亦非歐陽氏辯武王不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武王既爾舜獨不然乎竹書紀年起自夏某年帝陟後定空二年第三歲方屬嗣天子之元夏既爾唐虞獨不然乎

又悟蔡傳云堯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以歷試三載在七十載之外故不知七十載既聞舜曰我其試哉試始於此矣七十二載試且畢何得復增一年此前編之以受終繫於丙辰載爲獨得也

或問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說者謂連不窋在內譙周疑不窋至文王千餘歲僅十四世不窋未必親棄之子余曰否也外傳明云不窋失官當夏之衰夏之衰指太康言內傳昭二十八年云昔后夔取於有仍氏實生伯封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后稷后夔同時人其子皆當夏之衰一失官一覆其祀何疑之有顧仲恭謂自公劉以後世數必無誤惟不窋竄於戎翟閒其時不過西戎一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不知凡幾世矣公劉遷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後君長名氏悉歷歷可數余謂是則辯矣然史漢竝稱居豳由避桀公劉至文王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歷商六百二十九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卽位後二三十年生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卽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仲恭之論亦未必爲定云

或又問禹稷契皐陶伯益品第的然如是但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上文無皐陶茲特補出非爲唯皐陶始足以配禹與余曰顧夢麟有云獨禹皐竝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竝稱而順口因之或曰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皋陶益明非皋陶不足以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試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恆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

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論也豈惟禹皋竝稱五臣中有以禹稷竝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意當舜朝禹皋陶相與陳謨帝前無他人不見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不又見其君臣同代乎古以竝稱其此故與然則陸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者似止見謨有皋陶而不

知另有棄稷又似篤信今大禹謨舜欲傳位禹而禹只讓皐陶不及稷契遂專以道統歸之亦少過矣

又按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禹皐陶竝稱者恆辭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竝稱者專辭也亦妙

第五十八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郎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鯀云試則此試哉亦屬岳鄭康成註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卽指愼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蓋是時帝女嫁及期舜又未娶其賢聖如此可以爲二女之觀刑原僞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壻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況擇壻乎蓋當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于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竄爲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卽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爲異愚于是嘆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

按史記五帝本紀堯曰吾其試哉皆曰益可晚出書正本此又按禹讓稷契皐陶舜不聽其讓而下卽命之仍播穀敷教明刑伯夷讓夔龍舜不聽其讓而下卽命之典樂作納言何垂讓殳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舜止不聽其讓而於彼七臣者漫無所命豈舜竟遺才耶既讀五帝本紀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則前殳斨伯爲垂之佐例可知也因悟所謂往哉汝諧者諧不指其職言諧卽皐陶謨同寅之同協慕之協和衷之和蓋飭垂與益往就職而並和其僚屬耳彼七臣者蚤已統攝入此句內聖朝無一才或遺聖經無一字空設其妙至如此

又按朱子云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之爲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之爲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丘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卽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三代下惟漢武帝置別火令丞三中興省二晉職官志無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氏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調燮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啟冰開尚足和四時而免天札況火爲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擇

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又按陸德明音義謂益卽皐陶之子此自遠從曹大家注列女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及詩譜得來金仁山謂其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皐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彊盛曰薦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皐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于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胄子自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愚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蓋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于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其情踪種種皆合益信眞古文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又以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亦誤愚謂其誤亦遠自國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大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儔也二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安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

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爲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文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卽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皐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爲司空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蔡傳舛誤殊爲章章或謂蔡傳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皐陶稷契皐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論立后疏云一曰族姓一曰女德一曰隆禮一曰博議博議益專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一輩人之語愚謂擇婦既爾擇壻何獨不然舜出虞慕慕成天地之大功其後爲王公侯伯是族姓貴也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是士德著也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是禮之隆也四岳及羣臣諸侯同辭以對是議之博也一舉而四善咸備尚得謂之輕以天子女與匹夫而嘗試其觀刑哉故試乃別試以爲人臣非爲人夫於此尤易見云

第五十九

崑山顧炎武窒人著書言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
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故帝王皆
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書帝曰格汝舜咨禹名其臣也堯崩
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無言堯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說善矣
而亦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勳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
卽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
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唯至僞
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
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
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贊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僞亂眞而幷
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絕千載者亦掩沒而不彰豈不甚哉

按曲禮臨文不諱盧植註云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
言文陳氏集說云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
用也文字解如此顧氏頗誤用要須易爲詩書不諱耳
又按蔡傳載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
何事耶此亦是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云虞舜者
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
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大戴禮記五帝德並同）唐孔氏疏人有號謚
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
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又按孟子足信不待論而屈原賦二十五篇亦近古離騷曰
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

重華不可遡今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放勳集註曰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爲舜號也乎

又按漢之羣帝有號有謚如太祖其號也高皇帝其謚也此既葬後孝惠與羣臣至太上皇廟上其父之稱箸見史記遷忽譌而爲高祖班固撰漢書卽正之曰高帝紀但史文未盡釐正耳夫遷世掌史官于本朝開天之聖曰號曰謚猶不能置辨而況魏晉開及齊時人遠論上古帝王乎其誤會也固宜

又按漢書較史記加嚴而霍光傳光其第一作予讀之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卻云卽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入尊上官氏爲太皇太后也傳卻云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也如是

又按宋有眞宗卽玄宗也蓋避其聖祖諱故唐有代宗卽世宗也蓋避太宗之諱故嘗私訝明既有世宗矣而弘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雖宋仁宗前有文貞無文正仁宗來易爲文正繼宋之代兩謚竝行然正與貞可以兩義解而代與世不可以兩義解也終屬重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如是洵有前輩風範云

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亦猶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開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中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卽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後鴟鴞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迎公以歸曾謂太甲固顚覆典型者纔放桐宮而卽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乎哉

按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註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開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柰

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

又按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是葬地余讀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墓地乎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則訓於義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旣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註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傳謂先王卽湯適于山卽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

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於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卽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曰致有三亳鼎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爲孟子於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余不可以不論

或獻疑曰康成以湯都必在偃師者非獨本漢地理志實以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其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得及穀熟與蒙既宅殷土是湯親曾居此矣康成說所自來子何獨於此說而必違鄭余曰是則然矣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記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盡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契與湯之時已有此號豈惟此二書無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太戊遠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則玄鳥之詩作者出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凡讀書固須論世而觀文字尤不可不會其意也

又按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爲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坐

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復寐遂坐以
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
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辨色黎明之時日出則曰旦矣雖分
有先後實相去無幾若漢劉向傳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
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鄭當時傳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
旦趙廣漢傳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晉傳玄
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皆自夜至旦或竟自晝日日暮至旦歷時甚久故史志其異
豈所謂於昧爽與旦之間哉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弗通亦
大不曉事矣

又按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爲禮記所引者四一表記民非后
無能胥以盬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一緇衣毋越厥命以自覆
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
可以逭一大學顧諟天之明命今古文於顧諟天之明命上
有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無也字有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二語於無能胥以盬則重盤庚上篇爲罔克胥匡以生
使古文果眞吾不知作禮記者必於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去
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下增也字去慎乃儉德等語於
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盤庚易爲無能胥以盬是何心也
又按余少嘗有一論其略曰人主不患其有過惟患其不悔
苟有過而悔未有不卓然爲一代之令主者天子之悔過商

太甲尙矣周穆王次之一以桐宮之放而悔悔而作太甲一以祈招之詩而悔悔而沒祇宮是皆待人而悔者也其爲從諫如流之美則一也諸侯之悔過衞武公尙矣秦穆公次之一以飲酒而悔悔而作賓之初筵一以師敗于殽而悔悔而作秦誓是皆因事而悔者也其爲陳其既往之失則一也逮後世漢武帝悔於輪臺唐太宗悔於遼左或舉其生平而悔之或偶懲一事而悔之是皆有絕人之智屈已之勇而後能如此雖然諸君皆悔之於銳氣既衰善念易萌之日固猶未足爲難也惟商太甲悔之於盛年成之六載上以法其祖下以順其師襄稱太宗配天亡極是誠爲不可及也夫喜其不涉僞古文中一事錄之

又按或者聞余謂武丁都西亳引詩玄鳥景員維河殷武陟彼景山以爲都當在景亳者北亳是以括地志寰宇記玉海爲證詞甚辯余曰此第讀朱子詩集傳熟耳集傳兩處竝云景山名商所都也不知毛傳訓景爲大陟彼景山是使人升彼大山之上姑勿論而卽眞屬山名取彼松柏成茲寢廟何必近在郊之閒下文是斷是遷說者曰斷之于生植之一處遷之于造作之所一遷字非無謂證以魯頌閟宮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過之去魯都曲阜尙遙未嘗不可掄其材木以成魯新廟侯國旣然天子抑又可知而必以就近始得一者書生寒儉之語可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集傳始云未詳

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此惟孔穎達疏最合云鄭氏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爲大均且古文員與云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于王前曰子旦召公亦名之爲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誥臣之失則緣誤倣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卽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康成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僞作者止見書序爲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于其口又撰其辭於前曰惟伊尹克左右厥辟宅師嚚嚚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于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子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

予旦是也至于稱字烏乎敢

按孔安國太甲中傳云君而稽首於臣予則對之曰臣而稱字於君冠履倒置莫此爲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讀書必有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歎

又按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二要太甲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謂伊尹便緣此不自名名其字恐無此事殆又一義證云

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余謂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摯無伊摯

又按立政其在受德暨安國以受德爲紂之字乃其父帝乙所作說與康成同康成則遠從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仲冬紀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得來穎達謂受之與德其爲紂字而經或言受德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亦佳因悟向來皆謂受劻紂字者非益帝乙少子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爾

又按天子字諸□□□文侯之命覲禮則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恆稱無稱其二十字者降而字陪臣惟春秋中葉後有之宣十六年王於士會曰季氏成二年王於鞏朔曰伯昭十五年王於荀躒曰伯氏籍談曰叔氏竟稱其五十字較之僖十二年王謂管仲舅氏杜預註伯舅之使故曰舅氏者已

少不同豈非世降變禮之一端乎因思諸侯既異姓其臣雖與我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後如管仲者亦只謂之舅氏蓋卽孔子名從主人之義則同姓諸侯之臣之稱從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則曰叔氏一以國之大小而分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協乎禮矣

第六十二

周禮眞聖人之書其猶有疑焉者亦不盡在煩文碎節而在一二大端處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遞而降之男百里則不合於孟子止載冢宰以下六卿職掌而不上及太師太傅公孤等官則不合於書周官篇不知不合於孟子誠屬可疑不合於書周官篇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曰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其有人然後充之以此運爲中一段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又運爲首一段及申或曰然則太師太傅等竟無復有是官與余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師卽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爲太師太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則終身爲冢官太保皆班班可考

安得謂之無是官與或曰然則曷不載周禮余曰古者三公多繫兼官唯六鄉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鄉職之所及亦莫或遺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非成書與又安得以晚出書芻採漢表而忘其所自出與

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僞作周官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公燮理陰陽失之遠矣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竊以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爲職任必欲認以爲名則非何以驗之後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皋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爲官名苟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此爲何官余曰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

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僞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卽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又按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爲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卑季爲司空又曰卑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爲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論見商周禮記此一段從來解皆錯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卽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蔡氏之妄至矣

又按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並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卻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而卽有荒服者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于是蔡氏爲之辭曰周五服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並畿內數之似目曾不覩周禮之書其妄尤甚於作古文者矣

又按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余笑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矣世壹見矣益驗周禮眞出周公而僞作者之多所抵梧云

又按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以泛及僞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云云與唐虞時司徒敷五教者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遞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後代學者竟有於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異哉

又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卽立政三事也予謂立政自周官安得彊爲引證葢僞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並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蔡氏不達遽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無煩訓戒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同故賈誼言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周禮卿卽上大夫考工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爲九卿可見孤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如此

又按蔡傳云司寇掌邦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亦似是而非小宰職云秋官掌邦刑秋官篇首序云掌邦禁又云刑官之屬葢禁卽刑也與以土易事者殊不同

又按冬官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說者謂考工記前代之制眡周典大不類余亦謂冬官亡魏晉開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眡周典亦不類或請徵其義余曰王制司空

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
地利之所出乎大抵魏晉間此人學亦儘博材亦儘富不肯
專主一說以使人可測其亦柳子厚所謂眾爲聚斂以成其
書者與
又按明堂位周三百鄭氏註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周當
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解特妙忽憶趙歧
註孟子而皆去其籍云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
皆去之故使不復存皆以經解經之切證也賞歎既久因附
箸之
又按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對時人者今不傳疑亦
多爲後人所羼非本文何以驗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
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
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見以相荅問予謂學者凡遇
此等處盡從抹殺不必復疑焉以藉口可也

第六十三

嗚呼痛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卽
苗氏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
自秦文公二十年始蓋秦近於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
國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
始滅先穀之族矣君子謂其誅已甚矣愚嘗爲之說曰古未有
以人從死也有之亦自秦始亦戎法也秦本紀曰二十年武公
卒初以人從死降及穆公以三良爲殉波及晉國魏武子以嬖

妾爲殉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書曰始用殉葢傷中國而亦然也滔滔者于是不可止矣使孔子讀史至此有不太息流涕歸秦人以作俑者之罪也哉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羣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按漢書刑法志高后元年曾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除之後卒以新垣平故復行三族誅可見文帝一身旋禁之而旋復之葢天下虐政與邪說等莫患乎倡其端端一倡後遂河決魚爛而不可救止猶秦獻公元年止從死可謂不世出之主後一百七十四年始皇崩仍令後宮非有子者皆從死死者甚衆以例殺人無論死者莫知所避而並死死者亦恬且安之矣生人至此詎不重可悲哉子尤怪如淳註三族云父族母族妻族也夫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産爲三族今復妄增母妻二異姓嗚呼爲斯言者簡牘之上聞鬼哭聲矣

或問莊二十三年晉患桓莊之族偪後盡殺之非滅族之首見者乎余曰桓莊之族偪故盡殺之非謂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余故弗引或又問宣四年楚滅若敖氏之族實以其族謀反故卻非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何得引及余曰觀越椒初生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將死聚其族而泣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則知當時已有此族滅法不必徵之

於反而必以反言者特以其年可數耳余獨怪晉患桓莊之一族偪盡殺之後快不知桓叔之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三家之韓卒分晉國而滅之者桓叔之族也天道好還益可懼哉

又按秦本紀于作法之始皆書曰初有出于戎翟之俗而秦初有者三族從死是也有出於中國而秦初有者臘是也說者疑左氏虞不臘矣爲作於秦以後不知惠文君十二年初臘下張守節註曰秦益始效中國爲之故曰初臘余嘗譬之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史與閏月豈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然亦有秦所創者德公二年初伏是也雖然此俱未足關大輕重也予獨服史遷識力卓絕處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於本紀書之年表書之封禪書書之諸世家幾徧書之列傳亦閒書焉諄諄然若不憚煩者何哉益秦有天下古今一大阨運也有天下始於諸侯爲諸侯自襄公始在易坤之初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始皇雖漸至堅冰襄公則已霜矣太史公當陰疑之會懷憂懼之心安得不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故揚子曰太史公聖人猶有取焉

又按檀弓孔子謂不殆於用殉乎哉又不殆於用人乎哉用人與用殉有別益殉是殺生以衛死者用人則生納之壙中秦黃鳥之詩所謂臨其穴惴惴其慄是也予獨怪鄭康成註周禮於鷖車象人不從鄭司農注象人謂以芻爲人而以象

人卽俑引檀弓謂爲俑者不仁周公之制竟爲孔子所非乎
後注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
芻靈葢以言埋之則此馬非眞馬乃塗車芻靈耳馬旣以芻
爲之人亦必以芻可互相證又怪孟子集註云古謂之芻靈
中古易之以俑中古正周公制禮時亦惑于鄭註殆亦昔人
所謂注經誤甚于註本草誤者與
又按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譏於公羊傳一隱
三年尹氏卒一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公羊皆曰譏世卿世
卿非禮也似卽起自春秋之世然左傳襄二十五年大叔文
子謂寧喜曰九世之卿族甯氏出自武公武公卒春秋前者
三十六年春秋前有世卿矣又考之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
王則有赫赫師尹宣王有蹶父孔武幽王則有蹶維趣馬宣
王有大師皇父幽王則有皇父卿士皆相接連其爲傳世無
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出書以受實官人以世吾無徵焉爾

第六十四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
方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
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于師之事此不足信司馬法曰
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
之藥醫歸之其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
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旣讀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
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

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竝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僞作者偶忘爲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閒又一佐已

按荀子大略篇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文竝同穀梁隱八年傳但傳本是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自確余嘗笑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忘諸乎疏稱荀受經于穀梁已一傳而譌雖文字小失然於事有礙故程子曰傳經爲難

又按司馬法漢志本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閒僅五篇編入武經傳至今余嘗愛仁本天子之義二篇眞太史公所謂閎廓深遠與所謂揖讓爲三代王師之遺言無疑頗怪小戴氏輯禮記不採入之列爲經頒之學官置師弟子伏而讀之惜哉

又按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申傳江見儒林傳申受于荀尚不足信楚元王傳少時與申公等受詩浮邱伯荀卿門人申於詩爲再傳何獨於春秋而親受業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餘計其生當在秦初並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譌謬不勝辨聊發憤一道以爲舉隅云爾

又按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人與衆無忌亦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意

又按白居易記其白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

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干佛堂內葢樂天佛弟子也故欲廣藉佛力護持余非學佛者雅愛太史公自序有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寘太華山頂友人王弘撰司之一寄寘羅浮山應屈大均之請是所謂藏之名山其二本則寄干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宦長安者又所謂副在京師也至於俟後世聖人君子愚竊有斯志深恐未足以當之云

補遺

第四十九

又按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可證武王時未爲太保矣

第五十二

又按上元黃虞稷尤部謂子泰誓辭兼敘事固已牧誓有王字猶曰史臣追稱之時無幾也若管子引泰誓有武王字死然後有謚豈此三篇竟作于武王之崩後乎余曰此難甚善然古書爲後人增加改易者不少孟子七篇手所親著所見諸侯王若梁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不應皆前死於孟子之手盡繫以謚意必有一二闕謚者謚爲後人填補請證以春

秋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焉得有諡亦必後人欲與襄昭定一例改繫以諡然則孔子當日實以何書曰汲冢書稱哀王曰今王太史公書稱武帝曰今上其必稱今公可知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注載子於姓上者或是弟子之所記余謂非弟子之所記乃弟子之所增以尊師則列子中有增益秦誓三篇成於初有天下日止稱王武或後史官增入與管子引時加是未可定且不聞向所辯國策有太守字乎僉部曰于此又得讀書一法矣

第五十四

又按趙子常言有見殷周古書書月則不書時以春秋書月又書時爲夫子特筆者益古書乃簡牘記言之體得以從略

春秋策書國之正史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實三代正史遺法也借令不書時則事有不得書月者當何所繫乎此言亦破的余謂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矣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聖人特筆哉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議論雖大殊傅會矣

第五十六

又按嵇叔夜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暗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鬱陶非作喜用而何至有因喜借作蘊隆蟲蟲一類字用者晉摯虞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

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益喜近燠憂近寒亦洪範之理與

第五十八

又按劉寔崇讓論云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後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其義益取諸此逮季代不復有讓賢者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竊以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讓之文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其選一公爲詳也推之四征入尚書百郡守皆然

益世之功莫大于此

第六十

又按姚際恆立方論咸有一德曰篇中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乃陳戒于德常厥德夏王弗克庸德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惟天降災祥在德惟新厥德臣爲上爲德可以觀德是也句末用一字者四德惟一終始爲一惟和惟一協于克一是也句末用一德字者四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是也其句內所

第六十一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先王昧爽丕顯易左傳旦字爲爽字者避下句襲孟子坐以待旦旦字也

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此殆學語者所爲耳

又按留青日札曰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論惟五月丁亥起共惟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他不同余謂此今文也正可與上古文疊用字者參觀

第六十二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周家想三年一朝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間朝以講禮杜註謂十二年有四朝是也逮春秋降文襄世霸簡之至五歲而朝予大叔稱其不煩諸侯果如僞書六年一朝予大叔不妄語乎且上云六服此云五服少卻一服則多卻一年又不知如何分年作朝法耳

又按朱子亦有如周官篇既謂爲官樣文字又謂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是在古文可疑中矣語類復有一段引漢百官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及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曰其說與周官篇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盡反卻平生之論余方以周官從漢表出此忽以漢表述之孔書殆顛倒見亦當盡從抹殺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周本紀云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爲之

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抵梧作僞者僅見序合
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
與周官之六卿卿有其四而爵位復迥別自餘則無一同者
作僞者蓋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迹
不知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尚在乎不應成王顯與之違周公
既沒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反之乎必不爾矣況立政
周官實皆出周公一人手筆決不自矛盾祗惜秦火以後無
由覩當日眞周官云何耳又曰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爲王言
下又王曰忽於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
語夾雜凌亂無此體格

又按古人於刑旋禁而旋復者不獨三族已也卽宮刑亦爾
漢文帝十三年感緹縈上書爲除墨劓及刖而宮尚存後漢
陳寵之子陳忠上除蠶室刑事施行矣然康成註周禮云宮
者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是是暫罷旋復
矣直至隋文帝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嗚呼仁哉王伯厚以
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除宮刑疑周禮疏宮刑至隋乃赦尚
書疏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爲不確周禮疏則出賈公彥尚
書疏出孔穎達二公皆隋唐之間人目所親覩者余參以隋
刑法志開皇元年新定五刑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曰笞而前
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悉蠲除詔曰鞭之爲用殘剝膚體
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鞭尚爾

況闇割乎殆去之無疑穎達疏又云漢除肉刑三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隋初始革男子宮刑婦人猶幽閉於宮其明析至此伯厚安得以魏暫罷之制而沒隋永停之仁與

右十一則係刻成後從先徵君手書他本中撿出不敢佚漏亟附四卷末備參考孫男學林謹識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一

尚書古文疏證五上

南菁書院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閒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旣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歷試旣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

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一篇可以爲一人可以爲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爲虞史實紀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珥先生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掞詩長發文明掞乾文言溫恭掞頌那允塞掞雅常武玄德掞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掞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此係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爲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

罪之先葢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簡者葢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朏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恆立方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敭哲文明允恭玄塞方興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爲文粲七釋易敭爲濬允爲溫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於南齊延壽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爲方興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烏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眞無復餘蘊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眞可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琨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爲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

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爲一篇卽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篇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範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皋陶謨釐而二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益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按吳氏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彊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

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此義因舉張博望乘槎事以例曰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爲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別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盧疑穆與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經杜公之徵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與焦氏等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採向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閒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爲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

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堯典舜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

又按後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典合爲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後志聖道者有不並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爲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於是宋儒

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于于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作者只繫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爲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爲所笑昔人有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余殆欲測其情云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爲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無所誤乎抑有乎余曰誤亦未免特比他書差密耳憶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滎澤衞師敗績遂滅衞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此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並不見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記刺客傳遺秦舞陽下落乎所關亦不細余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滅此左氏書滅例也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氏註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衞者懿公已死於此句中矣下文狄入衞懿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不知狄入衞書法經傳悉同而先言滅乃是君死之謂於社稷無涉烏得謂之無下落乎古

人字不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發賴註以發之註亦未盡賴疏以盡之今試舉一事論語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斷自宣公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則自武子立襄五年上泝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此四十一年政將何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論語既不妄則集註誤可知然自文子數起以爲實相三君又無以位置桓子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註曰文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始曉然于論語四世葢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前說之

不誣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爲權姦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僞名甚至明著聖經歷二十年爲傳註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姦諛於既死哉愚謂有當誥於朝乞早加刊正無誤後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不數悼子者專謂其執魯國之政非盡悼子不爲大夫特未命爲卿耳苟爲卿卒且書經矣不爲大夫卒恐無證矣春秋父子並時而仕者多有如鄫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錡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趨進而謀戰者其子匄豈必疑甯氏父子當成公元年速猶盟向三年俞盟于宛濮爲父死子始繼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葢文公末俞已仕爲大夫值

國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立而艱險備至故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問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子先且居趙衰稱其佐軍也善非父子並時而仕者何余曰此出晉語恐不若左氏足據左氏佐中軍者郤溱佐上軍狐偃佐下軍胥臣未聞復有一軍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國註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數起但不知悼子宜去只得斷至平子止果爾此章發歎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則桓子尚未立陽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歎亦不合要須易註曰魯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專國政歷子武子會孫平子玄孫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耳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者蓋當時陪臣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制其主專其政橫行於國之中尚不似大夫得將兵於外與列國盟會聲迹及天下故變其文不與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止豈聖人反爲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註云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融號博洽嘗自稱吾見書傳多註必有徵參以杜氏註昭十二年南遺之于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當爲集註補其闕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疏以解名物制度猶多未備亦試舉一事

士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宇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屨復脫韈乎雖杜註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開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註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註補孔疏爲劉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禮鄭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爲歡者敘立司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說屨便包有解韈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爲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韈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聲子循禮之變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補儀禮註之不逮大抵三代禮文具在一節一目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屨升就席知幷解其韈讀他禮或至說屨升就席有不必跣韈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韈與張釋之傳王生曰吾韈解同耶否耶余曰否

解韈謂解去足之衣韈解則韈之帶解散耳證亦有二一呂
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
事君者非係也一哀帝紀中山孝王來朝賜食於前後飽起
下韈繫解武王之係也中山孝王之繫也並音計皆韈所束
之帶也張廷尉之跪而結也亦音計則以手從事非指物言
矣烏乎同

又按古人脫屨則有韈在脫韈則將跣足矣謝承會稽先賢
傳賀劭爲人美容止在官府常着韈希見其足君臣羣而飲
酒悉解其韈若徒跣謝罪者然此何禮焉曰脫韈固尚有行
縢在行縢今俗名裹足是也六朝人謂之行纏或曰豈卽詩
小雅所謂邪幅音福桓二年傳臧哀伯所云幅音逼歟余曰近矣

而實非也行縢與今裹足皆有韈以蒙其上者也邪幅與幅
則無韈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以
上配赤芾臧哀伯諫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幅上以配袞冕
等下以配赤舄蓋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當康成及預
時已無復其制故第曰若今行縢而已至內則有偪則常人
之服也康成直註爲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憶余至福建會
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
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禮之
失也而謂竟不復遇諸四裔耶

又按後漢書始有輿服志朱子稱其詳爲前史所無閒一及
韈皆作袜未若隋禮儀志之詳梁天監十一年尚書參議跣

韖事亦具載此臺官問訊皇太子皆朱服蓍襪蓍襪者止跣履不必跣襪蓋下於宗廟崇嚴一等又以見爾時問訊于君則跣襪所以示極恭我固嫌杜預古者二字不確或易其註曰今見君猶解韖亦可終不若古者燕飲解韖六字爲至當又志云省閤內得蓍履則非唯襪不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其分別履與襪處極爲明析矣

又按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按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與義較今文及遷書古文說不合亦不顧如刑法志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謐遷書作靜蓋謐卽靜也但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嗣今文作怡懌蓋怡卽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則又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書頗雜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孔氏疏云君存稱滅則滅文在上莊十年滅譚定六年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據此遂滅衞自仍指國而言非君子曰然則衞懿公尙存乎胡得有如世所傳弘演內肝事朏明曰上敗績屬師下甚敗屬君懿公之死隱具此二句中不必於遂滅衞句尋下落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可見旗之所在敵人咸屬目焉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齊師失追莊公故得免今衞侯不去其旗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爲君遂直趨而害之甚敗之爲君死復何疑竊以此與史記疏漏處殊不同

又按詩載馳序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孔疏云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衞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愚謂仍有用大師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疏漏此一義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說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

又按里中顧諟在瞻問晉文公在齊妻姜氏後亦不見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余曰蓋未及公子反國而已前死云曷徵乎爾徵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託狄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趙孟獨不曰以齊故讓姜氏而已又炎之故班在五則姜氏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

公豈得寵而忘舊者不一迎歸之乎姜豈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倘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師伐之乎此等須從空中看出方識左氏文章之密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爲夫人果爾置文嬴何地不足據

又按秀水朱彝尊錫鬯告予宋胡洵直亦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十四字於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節於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樂記攷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言初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爲之者有下車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云云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

之次序可槩見矣予曰既生魄據漢志爲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出鎬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頭之初位久立於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諸侯之至計其日尚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始發之先斷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所援引每如此

又按元熊朋來亦疑武成月日曰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歷庚戌方爲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爲辛卯王來自商至于豐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後逗留日久乃歸沛公欲留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

下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上饒謝氏
疑壬辰爲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爲二月朔若然癸亥陳于商
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不合
癸亥繫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終無以釋在商淹久之疑
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其六
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商政
至大賚數事以爲旬日可了不知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
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與滅國繼絕世者蓋
或有子孫而無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
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
爲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在商遣兵四出翦滅以遂救民取殘
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爲久吾以爲速人以
爲疑吾以爲決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三月內
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
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
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
日惜乎儒生所見於古人既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機又不
能參考往籍補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後代君臣所饒爲者上
疑三代過矣夫

又按武成聞有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第一依蔡
本獨移底商之罪四字於大邑周之下曰從子王子參訂粗

爲可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辨者

第六十八

嘗疑劉歆三統厤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于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眞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於厤法故不忍棄之僞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已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其肘也

按朱彝尊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尚書者曷不及元

儒陳師凱予請徵其說曰既歷三紀當三十六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然後命畢公是爲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胗合予曰然然別有說三統厤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繫於成王之下成王爲三十七年邵子厤是也陳師凱以邵子厤推之自覺三紀不合僞作古文者卻似誤讀三統厤之攝政七年以爲卽在成王三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

文以求合而敢故與厥背馳哉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譬若攻病須洞見癥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蚍蜉所能撼與

或曰三統厥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魯後三十年有顧命作則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文云推伯禽卽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後三十年乃實指其紀數之年非離元年而數者

或又問曰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余曰歆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然其如厥法亦有未盡如推洛誥戊辰爲十二月晦日又曰是歲三月甲辰朔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後十二月前置一閏方合猶武成欲四月有庚戌辛亥亦必置閏於二月方得不然戊辰那得在亥月盡耶要爲脫漏一筆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薨自望日始病不知幾日至甲子大漸乙丑遂崩今厥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而並厥法亦錯算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無失故予因有信復有疑子豈一槩信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畢命豐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一書字今漢書本闕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今畢命較三統厥所引增至于豐者案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

君陳畢公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傅會以爲至于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又按孔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此序指畢命書小序言予考之周書七十篇無冊命霍侯而齊梁閒所出康成又不及見然則其所謂逸篇者必另有一書今不可見李氏燾陳氏振孫謂周書戰國人撰予又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秦引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左傳狼瞫引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皆見七十篇內則此書不惟高戰國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云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戊辰爲三十日可補漢志之闕

又按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註春秋先求明厤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厤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幷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就吳任臣志伊學厤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通其術案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厤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〇五百九十二日〇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爲通積滿旬周

去之不盡四十〇日〇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爲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爲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〇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〇二秒爲正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望甲子日〇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〇八分則惟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頮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益覺欵併哉生霸與甲子爲一日非是此足正漢志之失

又按經世之書莫尚通典其門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曰州郡曰邊防文獻通考就其八門析而爲十九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賦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祀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又補其闕者五門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嘗舉似吳志伊志伊曰尚闕一門曰麻予曰仍闕一門曰河渠葢自遷書河渠漢志溝洫厥後一統之世之史無河渠者東漢晉隋及

唐徧安之世史獨有河渠者金唐無河渠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僻乎爲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又裴耀卿傳爲濟州刺史蕭倣傳爲義成軍節度使皆有治河事金有河渠則宋史序論所謂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是也馬端臨生於晚宋僻處鄱陽目不覩中原河流決溢之患遂闕此考要須亟補之志伊曰弟補厥考子補河渠考可也

又按羅敦仁尚書是正極闢古文書其於堯典有言古今不同有三大事一者治邊古人薄伐粗安不與人爭命今也防之逾深增亭隧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入也一者治河古人因便利導不與地爭勢今也持之逾急沈璧馬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徙也一者治厤古人隨宜脩改不與天爭時今也求之逾密具表漏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嘗舉似秦雲九雲九曰治厤隨宜修改不與天爭時是已但隨時修改與天相應舍表漏其奚從也厤家首重日至欲得日至眞時刻必取日景爲據次驗交食欲知交食眞時刻必以水漏爲據是表漏者治厤之規矩準繩也乃云不能制其差何哉以弟意改作測轉交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庶乎可余曰然儒者鮮通厤故有所撰述輒舛以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貼治厤說亦未允葢古

厤疏不比今人如日食有推術謬誤至期不驗者若劉劭傳論建安中正旦當日蝕是亦有卒暴有之官不及覺天子諸侯仍行禮者若曾子問以日食與大廟火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一例是皆因加時早晚食分淺深以致立法疏闊不能預推若論其理豈有當食不食與今時法豈有卒暴不可知之事哉蓋厤至元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法入中國得其九僅有火星半度之差譬猶圍棋者實高古人四子豈非今有勝古處雲九曰頊與子遊覽考核之學今亦有密於古人處予笑而不敢答

第六十九

傳註之起實自孔子之於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於費直再亂於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爻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爻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註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

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善乎史鑑明古趙秉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僞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噫明古之論殆爲斯傳發歟

按朱子周易本義本十二卷經二卷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乃爲永樂中輯大全者所殽亂後又從大全提出本義單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書顧炎武甯人告予當覓宋版翻刻以頒示學官甚盛心也

又按子夏易傳十卷今不傳陳氏振孫以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代古書最妙或曰唐張弧作也余因思關子明易傳爲阮逸僞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爲戴師愈僞作皆歷有確據而世之好異者猶不能舍以從之謂之何哉

又按陸德明釋文有王云者王肅之註馬云者馬融之註今監本舜典肆類于上帝下傳引王云馬云明是誤刊釋文入傳中非傳本然雖相承云梅獻孔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遂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用王肅註以補之不應復標王云讀者宜辨之

又按愚嘗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之中不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考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又思子夏喪服傳初必

另爲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爲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

又按馬端臨之父碧梧先生言朱文公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於禮書之離者合之皆學者所當知也余謂合者離之卽上經二卷傳十卷悉還孔氏之舊者是離者合之則答應仁仲書謂儀禮難讀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註疏各爲一書者是近時馬公驌箸繹史內儀禮十七篇分章句附傳記又兼及大小戴諸書眞是繭絲牛毛讀之每令人心氣俱盡復

叩其家公生長北方實不曾見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但以其答應氏書二語依義編次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歎云

又按書序引之各冠其篇首者魏晉閒孔安國本然也亦從毛公分詩序以冠諸篇之首學來朱子出始復併爲一編各綴於經後曰以存古曰以還其舊離者合之是又學者所當知也

又按余謂喪服傳初必另爲卷帙不插入經後讀元敖氏儀禮集說辨之尤悉遂備載其辭曰他篇之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也有記而復有傳者惟喪服此篇耳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

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於作記者之後明矣今考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之所爲乎而先儒乃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於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間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爲一編而置於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爲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於尋求而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於經記每條之下焉此於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爲先後反謂作經之後即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爲得也但其從來既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案漢

志記百三十一篇下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乃班固語非小顏繼公認頗誤

又按有僞書出近代證佐分明苟一言及輒譁然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盍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爲史兆斗所撰一爲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牧齋後說聞諸曹秋岳云

第七十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眞是也余向論周官六

卿是實職三公繫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顧命乃同召實職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爲序不重在三公孔安國作傳當云冢宰第一召公爲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爲之兼太師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爲之兼太傅如此於奭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字亦無不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云云必以三公爲高官而視六卿爲下司非此經正旨大抵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畢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時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終焉更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於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紊與同召時同豈非各有攸司唯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餘實職之所繫有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余向嗤蔡傳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茲讀安國傳亦然故不憚委折論之云

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

爲之頗不確周公爲師見君奭書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爲先三公而後端揆也者毋論此僞書次第不足準而卽以孟子徵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爲之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豈周公先居是任哉益不確康侯不推不善會經旨而並引事亦輒誤

又按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皐陶皐陶旣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恆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於古未可知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太史克稱舜舉十六相相則助輔之名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彼六朝人且知之況黃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爲姒姓餘皆姬惟衞在畿外餘皆畿內知其名者半頃也高也封也其不知名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卽毛叔鄭耶余曰恐未然定四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也武也處也鄭也鄭果毛公安得謂無官且佗亦何故諱言之嘗思毛爲畿內之國伯爵爲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入則須畿外別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

乃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故詩人于其覲王也曰入入宇不苟下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肅曰毛文王庶子毋論此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言而從管蔡世家之文黜之於同母兄弟十人外何哉

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註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余謂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之北者癸丑秋曾經過其地正周畿內國形孔疏蔡傳並失所在惟通鑑周紀註其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國于王畿之內此二者皆不得云入爲天子公卿與召芮毛國同

或謂孔疏解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是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國並屬王畿外若下二十六國是非同縣內諸侯食采邑者比僅食采邑自不足當蕃屏故解祭伯原伯毛伯三國名在二十六國內者曰初悉封畿外後不知何年本封絕滅還受采邑爲王卿士果爾則顧命當周盛時若畢若毛豈有本封絕滅之事仍存向畿外孔傳云入似非無據余曰亦泥看蕃屏二字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下繫晉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下繫魯衛唐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下文一則曰諸侯莫不並走其望固指畿外諸侯蓋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國者曰望再則曰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卻又指周召二公號共和者諸侯豈非畿內乎且成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

以溫爲司寇溫今懷慶所領縣僖二十四年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亦承鄭言鄭初封在今之華州並畿內國至杜註管雍畢酆等十國十已得其四曰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或雒邑或宗周並屬短長千里之內豈得盡謂是本封絕滅還食采地者乎或曰祭周公季子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爲其封杜氏釋例所謂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者是春秋以還淪爲鄭地而王畿見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非孔疏解之大左證乎余曰祭畢竟初封在周之畿內矣豈不足當封建當蕃屏子柰何泥一二字面而害通部書之故實也耶

又拯余謂孔傳蔡傳不甚通官制不獨是孟子註亦然范氏曰孟子於齊蓋處賓師之位有執此以問者其說可得而信乎曰否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然則既不處賓師之位何召之則不往見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欲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眞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宣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或曰孟子既不可召矣不識齊宣可就見否乎曰於將歸始就見之前此無聞焉則齊宣之不足與有爲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闕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不論

或問孟子既爲卿爲臣又曰仕而不受祿是所異於人者僅

不受祿一節耳何以遂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豈當日客卿竟若此與考諸秦惠王以張儀爲客卿與謀伐諸侯昭襄王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當時客卿固非無所事事者何獨孟子而若此與曰此蓋齊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國也亦蓋齊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王也何以見之見之田敬仲完世家也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者謂不治政事而各以議論相尚如騶衍則談天也淳于髡則滑稽也田駢接子愼到環淵則論黃老道德也而孟子於其閒又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所爲無官守無言責者孟子之言詎不信哉或曰孟子於諸游士若是其班乎曰自今日論之孟子則大賢也自當日齊梁諸君之遇孟子固未見甚異于游士也故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餽萬鍾使臣民皆矜式可謂極其隆禮者然考之孟子荀卿列傳云騶奭者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固以此禮處騶奭輩矣曷足異乎且史遷明云孟子所如者不合又云困於齊梁較之騶衍所至見尊禮者爲不侔安在其能識賢而獨尊之也遷生當西漢上距戰國不甚遠故得于閒見者如此然能于齊稷下諸游士獨推孟子俾上與孔子並而知其不阿世俗苟合如騶衍之所爲此所以爲千載隻眼

之人與愚嘗謂左傳足以證論語史記足以證孟子茲固其一端爾

又按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案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諫官始此其實通典云諫議大夫秦置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溫公亦考未詳余以孟子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徵之似齊已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後讀管子書使鮑叔牙爲大諫又云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躍然曰此卽漢鄭昌所謂官以諫爲名鮑宣所謂官以諫爭爲職者與眞令人聞名知警而孟子徵實

齊官制處又不待云

又按上所論右尊於左自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是古者尚右今者尚左然亦僅得謂官職名號至於他事或尚左或尚右初不可以一槩論者錢塘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註來問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註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固尚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鞌之戰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代公當左註曰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信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後參錯乃爾余曰前說是後說不豈惟何休並傳文亦謬矣案禮記

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爾則窜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不言代當左左氏長於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豈待辯也子不記牧齋詩定以孤行推杜預每於敗績笑何休之句乎山公爲解頤

又按嘗語馮山公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僅謂其綱耳其細目頗不盡然如用兵凶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固是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尚左卒尚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左胖卻升右胖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爲其下篇侑俎皆用左體曰侑賤也凶拜尚右手而聞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尚左手凶冠縫嚮右而小功以下縫同吉嚮左至席一也東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也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卻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爲上也信眞不可以一槩論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其說不知何所本案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樗里子傳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似疾左而茂右甘茂傳則云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然亦未定執尊也考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

六曰大上造仍以右爲尊參以二世本紀先敘右丞相去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將軍馮劫其尚右奚疑

第七十一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旨哉言也今姑以武成疏證之孔穎達於式商容閭之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云云旋又於而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既已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而若此此等識見豈不爲古文書所惑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表其閭於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復其位孔傳有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及韓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爲三公商容固辭不受命之事乎或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晉侯世家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商容閭雖一字必有依據如此此豈皇甫謐孔穎達蔡沈所能窺其涯際者其信之也固宜

按殷本紀宋微子世家並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同泰誓下易聖人爲賢人嘗舉問友人或對曰得毋以孟子皆賢人也遂謂比干爲賢乎余曰固然卻是眞用淮南子倣眞訓剖賢人之心或曰既用其上語何不並用下語析才士之脛余曰亦是用淮南子主術訓

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或問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氏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其爲古泰誓辭無疑但有臣三千注疏及蔡傳俱未註明得毋卽孟子所稱虎賁之數乎余曰然此古天子親兵也當武王初克商數至三千及搢笏說劒之後定其數八百故周禮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是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言其武不二心言其忠武且忠其亦不離向之所謂虎賁三千人人惟一心者與又按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閒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

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上文欒懷子亡於楚之亡註亡奔也是解最確喜而亟錄之

第七十二

古僞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已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擬古某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爲眞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偶竝和其韻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爲眞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處亦幾亂眞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儔乎愚故列之以爲觀者一笑云其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眾啟乃心正乃

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繹訓曰祿無常荷于仁福無常享
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
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
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粗羞予介厥牛羊乃暨于盜食曰罔黍
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予聞
予聞曰爲邦者祗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
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自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亟
民叛而不顛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
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
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
呼朕告汝衆君子鑒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按劉敞原父有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朱子取以補儀
禮爲鄉禮一之下邦國禮四之下愚最愛其古雋之致在溫
醇爾雅中氣味自不涉秦以後摹古至此可無毫髮之恨既
而思禮記畢竟出七十子後之學者及漢儒所共作故劉原
父筆力高復寢食行走浸灌于經學中放筆摹擬尚可得其
神若百篇書爲三代上語又親經聖人所手定豈容臨摹者
能亂眞邪譬諸有明人古文學唐宋者或得其眞學秦漢者
輒得其贋此有可學不可學之別也
又按史通尚書家云晉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
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
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

書後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
皆準尚書唐書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
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今諸書皆
不傳良可悼惜愚因之忽悟六朝學士家原有此種撰著文
章家原有此種體制故魏晉間人遂有假古題運古事以撰
成二十五篇書以與眞書相亂亦其時風尚所致非特能鑿
空者然其源亦自王莽之作金縢馬漢書平帝元始五年冬
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今此篇亦不傳若傳必有酷於摹
擬處宋世嘗目王通孔門之王莽愚則謂孔書聖經之王莽

殆亦確對云
又按晉虞溥傳作學誥宋顏延之傳作庭誥雖以誥名非誥
之體獨晉夏侯湛傳作昆弟誥辭旨深拘可喜而末幅着意
學二誤殊可厭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
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誥卽武五子傳所載
賜策三篇各以國土風俗申戒者縱亦規摹訓誥而深穆簡
重氣味自是近古與後代手筆不同譬諸世胄子弟卽不肖
乃祖父而大家風度自存若優孟衣冠終僞而已作僞尚書
者能毫不異古尚屬優孟況乎其不能耶
又按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
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効白居

易湯征之作手筆較臼實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爲之骨然已足大亂眞故竝列之以俟觀者焉其文曰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仵來乃命賚予以嘉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尙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曰興罔不用降祥曰亂嗚呼王尙永寅念于茲哉王尙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

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囊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又按唐文粹有陳黯禹誥一篇亦自以補尙書此則如蘇伯衡所謂陶窯缶與爻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眞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者也隋杜正藏舉秀才試擬尙書湯誓此擬題試士之始也文今不傳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一終

長沙王　賓校
善化劉　鐸